

新潮英雄故事
同名电影演绎

WARRIORS OF VIRTUE

· 2 ·

五行战士

传统文化生动再现 中华美德庄严重光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1. 跳鞘之剑	1
2. 尾巴三式	10
3. 艾氏兄妹	14
4. 酒不醉人	26
5. 鬼打墙	32
6. 隐身人	41
7. 风花雪月	50
8. 风刀霜剑	61
9. 伤心总是难免的	74
10. 仇人相见笑咪咪	81
11. “打一个赌好吗?”	100
12. 宝剑上，一缕红痕	111

1. 跳鞞之剑

好阔的一片水！

主河道宽阔，水势恣肆，漫溢于野。

港岔密布，河塘遍织；

道路很稀少，桥梁却多得数不清：有石桥、木桥、竹桥、吊桥，还有架在空中的藤索之桥。

船舟更多。大船如楼，小舟似叶；行于水上，或慢吞吞四平八稳，或轻飘飘如箭离弦……

河岔两旁是好密好大的一片热带雨林！

古树参天；藤罗密布，如蛛网，如迷阵。

光是地上经年的落叶，已有二尺多厚，一不小心，陷入腐叶坑中，人畜都难以自拔。

水面之上，树林之中，处处弥漫着水汽蒸腾的大雾。不论白天黑夜，不分春夏秋冬，这里的空气永远是湿乎乎、雾气蒙蒙的。

这就是桃源北部的水势。

这浩大的水势，源头便来自这座山峰之下。

这座山峰因此被叫作“水峰”。

水峰并不很高，更不险峻，只是由于雾气大，人们寻常难以看见它的全面目。它总是厚纱蒙面，若隐若现，倒像是一幅虚虚实实的人间仙境的山水画图。

在整个桃源，北方的这浩大水势和这里特异的景致气候，都非常著名。

更著名的，是这里有一处幽雅的水榭，叫钓鱼台。

钓鱼台的主人，便是五位袋鼠卫士之一的大师兄：仁。

钓鱼台座落在水峰山脚，大池塘边。

台榭架于水上，高水面不足三尺。

松柏为柱，柳杉为梁，芭蕉叶叠盖为蓬，遮风挡雨，结成一座古朴宽敞的茅庐。

茅庐四周，遍种花草，梅兰竹菊，环庐皆是。

茅蓬前端，台榭之上，有茶炉，有书几，有矮凳，有钓竿。

茶炉内的水已开，茶香四溢；书几之上，一册诗卷放在案头，清风吹过，书页翻动。

钓竿支在短凳的右手，垂钓之丝已下入水中。

主人好高雅的兴致！

唯一与这优雅闲逸的气氛不谐调的，是茅庐廊柱上斜悬着一柄剑。

一柄宽大古拙的长剑。

一柄一望便知足有几十年不曾抽出剑鞘、不曾使用过的宝剑。

剑鞘上的锈迹，剑柄上的污痕，足以说明这钓鱼台的主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摸过它了。

它就如同这茅庐四周的花草一般，成了这里的一件饰品。

——它也许连花草都不如。因为花草还经常得到主人的关爱，浇水，剪枝，施肥。

而它就像一件往事，挂在那里，早已被主人忘却了。

主人却并不在台榭上。

钓竿上的铃铛“嘀铃铃”响起来，渔线已经绷得如张弓之弦。

仍然不见钓鱼台的主人出来起竿。

这时，平静的水塘当中，却突起波澜。

一直飘浮在水面上的一截“腐木”突然间翻动，紧跟着两道银光一闪，两支水柱飞出，水塘左面五十步开外的树顶上，两根枝杈应声折断，坠落下来；“啪”地一声巨响，一扇水帘铺天盖地地扑向右岸，水帘落地时，右岸上的一大片蒲草被击倒而伏。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腐木”的一端突然弯弯地翘起，未等人看清它的形状，却又猛地抽进水中，迸得水柱窜起三丈多高，把空中正飞过这里的几只雁惊得连忙拔高了身体，“啊啊”叫着，逃窜而去……

“腐木”停止了翻滚，水面渐渐趋于平静。

过了一会儿，“腐木”站立起来，一步一步，哗啦哗啦地走向岸边。

原来，一直蜷伏于水中的这段“腐木”，竟是一位高大的袋鼠人。

他就是钓鱼台的主人，水峰卫士：仁。

仁长得高大威猛，走起路来慢慢吞吞，一步一顿，砸得大地发出哐哐的声响。他在水中，却自如得如鱼儿一般。

仁热爱水，好琢磨水。他可以憋住气沉入水中呆上两个时辰，睁大两眼，看水中的鱼儿往来穿梭，自由嬉戏；他可以全身放松，横躺于水面，或行进，或休息，行进时一条大尾巴便成了橹，一摇一摆地划水；休息时尾巴便成了平衡木，使他像躺在床上一般安稳。

仁穿一身灰蓝色“皮水套”，上身是鳄鱼皮马夹，下身是水鳞皮的紧口裤，既防水又轻柔自如。这一身装束，加上长年累月泡在水中的缘故，“皮水套”上已长满了灰、蓝色的水藻、苔癣，他要是往水中一躺，怎么看怎么像一段木头或者一块岩石。

他比礼更高大，下巴上也没有礼那样的山羊胡须。光光洁白的，透着精悍和威武。他的脖子上戴着一枚蓝色的颈牌。就是这个体魄魁伟的袋鼠人，其实内心柔弱，生性温和，专喜读书吟词，伺弄花草，有时还免不了见花残落泪，望月缺伤心。

仁大步迈上了钓鱼台，坐在木凳上。自己斟了一盅茶，然后扬起了还在叮铃作响的钓竿。

一条摇头摆尾欢蹦乱跳的小红鲤鱼落在了他宽阔厚大的手掌中。

仁嘻嘻一笑说：“我就知道又是你！调皮馋嘴的家伙！你要是再这么下去，被别人钓起，可就有你的好看了。”

仁轻轻为小红鲤鱼摘下鱼钩，一边叨唠着，一边小心地把鱼送回到水塘里。

又盯着水面看了一会儿，直看到小红鲤鱼摇头摆尾游远了，仁才坐回凳子上，饮了一口茶。

想看两页书，但他却又掩了书卷，望着水面，出了一会儿神。

仁在想刚才在水中自己练的那几招功夫。

鼻孔喷水。

仁管它叫“双响水箭。”

单掌、双掌击水。

仁管它叫“水晶蒲扇。”

尾巴上的功夫，刚才只用了一招，一共有三招，仁起了个

名字叫“尾巴三式”。

这几种不同的招式，看似毫无关联，其实是仁苦心琢磨，苦苦摸索出来的一门独家功夫。

“水箭”主要用来对付空中；

“水扇”主要对付岸上；

“尾巴三式”：一式对空中，一式对岸上，一式对水下。

当年，钟师傅观察到仁对水情有独钟，知人善任，把他委派到这水峰之下，守卫圣泉，真是慧眼识珠。

在仁看来，水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人们所赞美的那些美好的品德，水都具备：

· 水润泽万物；

· 水养育众生；

· 水纯洁；

· 水谦逊；

· 水坚毅（水滴石穿）；

· 水温柔（柔情似水）；

· 水奔腾时可阻千军万马；

· 水静止时可映花容月貌；

.....

为什么自己对水如此一往情深呢？仁有时读着诗卷，品着香茗，会突然走神，问自己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他只能摇头，笑着自嘲：八成自己前生是鱼变的吧？

也正因为爱水至深，才想起研究水的力量。

水能养人，必也能伤人。

但水毕竟是温柔的，它一般不会置人于死地；掌握一套“水功”，既可以击退、遏止、阻断敌人，又轻易不会伤人性

命，这就是仁苦练“水功”的原因。

“喂！仁，又在读诗吗？”

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人站在了仁的身后。

仁回头一看，招呼道：“是艾德蒙、艾丽雅兄妹吧，你们好。”

兄妹俩似乎是钓鱼台的常客了，显得很随便。妹妹艾丽雅弯腰从仁的花圃中摘了几枝菊花，一屁股坐在了仁身边的茶几上，一边把菊花叶子揪下来，天女散花般地抛向塘里，一边把花朵插在头发上，探身向水中打量：

“仁，你说我这身衣裙，配上这粉色的菊花，是不是更漂亮？”

仁说：“是很漂亮。”

兄长艾德蒙是个坐不住的年轻人，在水榭上四处寻觅，这儿看看，那儿摸摸。”仁，你廊子上这柄剑可挺特别。”他终于发现了新鲜物件，说。

仁回答：“有什么特别呢？我看不出来。”

艾德蒙道：“光看这外形、这装饰就与众不同。能把它取下来看看吧？”

仁连忙道：“这柄剑，你最好别动它。”

艾德蒙道：“看一眼也不行吗？”

仁道：“师傅交待过，不到紧急关头，不让碰它。”

艾德蒙还是不甘心：“不就是一柄剑吗？还说得这么邪乎？”

仁道：“师傅说：这柄剑有太重的杀气，剑身一旦出了鞘，一般人会控制不住它。”

小姑娘艾丽雅叫道：“太可怕了！哥哥你快离那剑远一

点!”

艾德蒙笑道：“仁你就会吓唬女孩子！说得这么厉害干嘛呢！还把你师傅搬出来？我今天还真要碰碰它看看——”

艾丽雅尖叫道：“艾德蒙！”

仁也沉声加重语气说道：“小伙子，你最好别叫我为难。”

仁把话说到这一步，就算是发脾气了。

艾德蒙愣了一下，强笑着后退了两步，摆着手：“好，好！我收回我的话。仁，你不必发那么大的火，我不碰它就是了。”

艾丽雅伸出胳膊把哥哥拽到茶几上坐下，替哥哥向仁道歉：

“仁，我哥哥就是这样，你别生他的气。”

仁道：“我只是不让他碰那剑。我并没生气。”

艾德蒙小声说：“喂，仁。听说桃源里进来了入侵者了，是真的吗？”

仁道：“大概是吧，师傅前几天来报过警。”

艾丽雅显得有些兴奋：“是些什么样儿的入侵者呢？他们来桃源要干什么？”

仁道：“他们要霸占这个地方。”

艾丽雅紧张地问：“那怎么办呢，仁？你准备抵抗吗？”

仁说：“艾丽雅，正义卫士怎么会不抵抗入侵呢？”

艾丽雅沉默了一会儿，又天真地问：“咱们桃源地方不是很大吗？为什么不和他们讲和，让他们和咱们共同生活在这里呢？”

艾德蒙说：“听说，入侵者的力量可大呢，他们不但人马众多，武器精良，而且还拥有高精尖的技术，我们听都没有听说过的——更可怕的，是人家还有一批武功高手，呼风唤雨，点石成兵——仁，你们五行战士，恐怕不是人家的对手呢！”

仁看了艾德蒙一眼：“艾德蒙，还没见到入侵者呢，你已经害怕了。”

艾德蒙又愣了一下，又是勉强笑道：“你看你这个仁！跟你平心静气探讨探讨问题吧，你总是那么严肃。得，得，不在这儿招你讨厌了，艾丽雅，咱们告辞吧。”

艾丽雅还没坐够似地：“再呆一会儿吧，还没喝仁的茶水呢！”

艾德蒙拉起妹妹，推着她走：“走吧走吧，让咱们的正义卫士在这儿养精蓄锐，准备抵抗入侵吧——”

他又扭过头来，冲着仁做了一个鬼脸，偷偷地说：

“仁，你记着，我一定要见识见识你这柄剑的！你记住我这句话吧，不然我不会罢休的！”

仁很忧郁地盯着他，没有回答。

直到那兄妹俩走远了，吵吵嚷嚷的声音完全听不到了，仁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

东方木峰的失守，礼为保卫圣泉受伤，这些消息今天一早通过师傅的飞鸽传书，仁已经知道了。几十年和平安宁的日子突然要结束，宁静祥和的心情被破坏，仁感到了很大的震动。

今天他特意又在钓鱼台上煮上茶，为花草浇足了水，然后支上钓竿，坐在这里读几页自己心爱的诗卷，是因为他知道，这样的生活即将要失去了。

他不能正面回答刚才他们兄妹二人提出的问题：

一定要打吗？

会打得赢吗？

仁的内心中感到，再不会有人比他更反感战争了。战争，就是厮杀、流血、死亡、痛苦、毁灭、疯狂、无人性、无理智……这一切的总称，这些和仁的种花、养草、品茶、读诗的心

性哪里有一丝丝的相融呢？但是，入侵者来了，他们已经打伤了礼，攻占了木峰，他们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你——仁。怎么办呢？

不打行吗？不打行吗！

至于打得赢打不赢，仁倒是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

身为正义卫士，不管仁的心性如何软弱，武士的血统毕竟起着根本的作用。“该出手时就出手！”目标明确，决心不动摇，这就够了。

仁不正面回答艾德蒙兄妹这两个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两个问题跟别人讲，太纠缠，太绕了，即使你讲得口干舌燥，别人也不一定理解。

仁认为，自己心里想清楚了，就行了。

仁又饮了一口茶。

茶有些冷了。

正要再续些热的，手臂刚抬起来，忽听身后有“叭嗒、叭嗒”的响声。

是艾德蒙他们又回来了吗？

不对，听，“叭嗒、叭嗒”，声音急促，连响不止。

仁回头寻找。

没有人，也没有什么动物。

蓦地，仁看见了那柄剑，那柄多年来任凭风雨侵袭、痕迹斑驳、样式古拙的宝剑！

一向沉静的古剑突然剑身跳起，叩击剑鞘，发出清脆的响声。且随着每一次的跳动，都有毫光逼射而出，一闪一闪，异常刺目。

仁怔住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剑。

仁知道，它这是在向主人报警。

这柄剑是钟师傅当年救了他们性命后，留给仁的。

师傅说：“此剑有灵性，当危险临近时，它便会跳动报警。但它血性过重，不可擅用。你心性温和，不好争斗，此剑就由你保管吧。记住，不到万分紧要的关头，不可拔剑出鞘。”

在安静了许多年之后，今天，这柄剑终于按耐不住地鸣叫了。

廊柱下的剑还在鸣跳。

钓鱼台上的钓竿又“叮铃铃”地响起来了。

仁的眉头皱了一下。这一次钓竿上的铃铛响得太急促了，太猛烈了。这个水塘里会有这么大的鱼吗？

“叭！”一声脆响。

水花顿时溅起一丈多高。

仁的大尾巴准确，有力地击入塘中，直探水底深处！

他用的便是“尾巴三式”中的第三式。这一式叫“弹”。

2. 尾巴三式

尾巴三式的第一式叫“切”。

——将尾巴笔直地扬起，聚足力量，突然发力，以斜角切入水中。这时的尾巴就像一柄长剑，既可直接击中水中目标，又能定向地激起一排水箭，身向半空中的敌人。

尾巴三式的第二式叫“扫”。

——尾巴弯曲成弧，如鞭梢之状，以尾根带动尾梢，发力甩出，击向水平面。此招尾巴不求入水，只在水面上如疾风扫过，掀起水箭万簇，浪涌千叠，专攻水面之上或站立于岸边的敌人。

尾巴三式的第三式叫“弹”。

弹，顾名思义，尾尖迅疾探入水中深处，恰如毒蛇吐芯，青蛙捕蛾，一探即回。此式尾根蓄力，尾尖爆发，尾梢凝聚气力如弹丸之丸，直直弹入深水。伴随声势时则以尾根拍击水面，发出脆响，水花四溅，以震威势；追求隐蔽时则悄无声息，波澜不惊，令被袭者全无察觉。尾梢入水后，如小榔头一般，或敲或杵或点或捶，专袭隐匿水下的暗敌。

“弹”式一出，水下一阵乱响，咕嘟咕嘟，冒上一串水泡来。

借着水浪的反弹劲道，一个小个子“水鬼”被抛到了台榭上面。

他全身湿透，脸憋成了青紫色，也许是潜行水下遭到袭击时太突然，太意外了，使他很吃了几口水，现在趴在地上，止不住地哇哇呕吐、咳嗽。

仁有些惊讶地打量这个小“水鬼”：他身长不足三尺，头大身矮，四肢短粗，面目丑陋，自然是个十分面生的外人。

仁问他：“要紧不要紧呢？你为什么要藏在这水塘里？”

小“水鬼”猛喘了几口气，结结巴巴地说：

“还能不要紧？你那一下子，差点没把我呛死。为什么躲在水里？躲在水里还挨打呢，还敢明明晃晃大摇大摆地来吗？……”

仁问道：“你倒底是谁？”

小“水鬼”道：“我的名号你也许听说过，我叫土拨鼠，是我们主人麾下的一员先锋，此次是奉主人之命，先遣侦察，探探这里的虚实……”

仁点头道：“你果然是高木的手下。”

小侏儒土拨鼠连连点头：“一点不错。”

仁道：“你们已经霸占了本峰之泉，现在又来窥视我这儿了？”

小侏儒把头点得鸡啄米一般：“正是，正是……”

仁道：“你们主人真心急呀。”

小侏儒道：“急，我们主人真是太急了，把我们手下人支使得溜溜乱转，这不，攻占了木泉，连一宿好觉都不叫睡，就把我给派到这儿来了……”

仁脸一沉道：“如此，我便不能轻饶你了。”

小侏儒见这个袋鼠人身材高大，本就生出几丝惧意，刚才被他一击得手，更认定了他的本领高强。此刻见仁沉下脸来，吓得不敢，磕头尖叫：“英雄息怒，饶我性命啊！”

仁知道他误会了，说：“你放心，我不会伤你性命的，但也不会放你回去，免得你助纣为虐。我要把你关起来，直到我把你们主人的进犯彻底粉碎，才能放你出来。”

仁说着话，抓起小侏儒的衣领拎起来，大步走到水榭上的一间小偏房门前，把他丢了进去。

仁说：“这间小房没有窗户，出入口这一道门，你是跑不掉的。既来之，则安之，你就踏实地在里边呆着吧，吃饭的时候我自会叫你。”

说着，“咣”的一声，扣死了房门。

听见那小侏儒在房里还千恩万谢：“多谢英雄不杀之恩，多谢英雄……”

仁坐回到茶几旁，重新沏上茶。

廊下的宝剑已然恢复了沉寂，依然是摆设一般，安静地挂在那里。

仁望着它，内心十分感慨：几十年了，自己没摸过它，没碰过它，没擦拭它身上的污垢，没重视过它的存在。但是它对主人的忠心，丝毫没有改变。一有危险临近，一有敌人出现，它忠于职守地及时报警。它的忠诚和守信，丝毫不因自己的冷遇而改变。此种品德，即使是人，也常有比不上它的啊。

仁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这柄剑，有些冷淡了这柄剑，他起身走到廊下，取下了它，把它抱在了怀里，以柔软的绢绸，轻轻地擦拭着它，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剑表白“我要把你擦得亮亮的，戴在身上，不让你再离开我。”

仁像打扮自己心爱的姑娘一样，给这柄剑装扮起来：

剑柄上的污垢被细心地拭去；

剑鞘上的锈迹被轻轻地擦除；

找来几条红绸，系在剑柄，成为漂亮的剑穗；

扎上一条蟒巾，捆住剑鞘，成为佩剑的腰缠；

佩上宝剑，仁走向塘边——

水中映出的是一个威武的剑侠的身姿。

仁豪情万丈，诗兴大发，这一瞬间，涌上心头的诗句已和
风花雪月无关，此情此境，仁脱口而吟的，竟是这样的诗句：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该吃午饭时，仁想起了关在偏屋里的小侏儒。然而，当打

开小偏房的屋门，他却吃惊地发现：屋内哪里还有那个“可怜人”的影子？

只有东墙下，赫然出现的一个新挖掘的洞口。

大意了！大意了！仁心中暗道：自己显然是低估了对手的手段。这个小个子土拨鼠，原来是个土行孙式的人物呢！怪不得关他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紧张，还千恩万谢呢！

仁呆望着那墙根下的洞口，知道自己应该百倍提高警惕了。高木的手下，果然不可小视。

仁冲着小侏儒逃离的洞口发呆的这个时刻，那小侏儒早已从远处的密林中钻出了地面，他惊魂未定，四下窥瞧，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惊喜。

他看见了边说话边走过来的艾德蒙艾丽雅兄妹。

小侏儒心下暗喜：真是天助我也！

3. 艾氏兄妹

原来，在仁的钓鱼台水榭下面，土拨鼠曾经潜伏了不短的时间。

如果不是他一时大意，被垂钓的鱼钩钩住了腰带，而他又因为急于挣脱，动静搞得过大，被仁发现了破绽的话，他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全身而退的。

那廊下悬挂的宝剑，虽然可以警示敌情的临近，毕竟它不可能明确指示敌人准确的方位。

这样，土拨鼠就偷听到了艾德蒙兄妹和仁的那一段对话。

他当时就想，这两个吃饱了饭没事干的年轻人，倒是容易哄骗得手的。

真想不到此时此地，竟遇上了他们！

艾德蒙、艾丽雅兄妹一路走着，还在不停地拌嘴。

艾丽雅说：“哥哥！你不用和我争了，袋鼠卫士们的本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不会怕什么外来人的。”

艾德蒙哂笑道：“你可知道，人家外来人都有些什么手段？”

艾丽雅说：“什么手段？”

艾德蒙说：“我听说，光是些闻所未闻的机械设备，人家就堆放了整整一山洞；高木手下的能人高手就更是数也数不清。要不怎么会一夜之间就攻占了木峰？”

艾丽雅“哼”了一声：“就像你亲眼看见了似的！”

艾德蒙说：“我当然没有亲眼看见啦，不过，你也没亲眼看见过，怎么就能一口咬定我说的不是实情？”

艾丽雅尖声叫道：“我就是不相信！”

二人正争得面红耳赤，忽听背后有人搭腔：

“我看二位别争了，想不想去亲眼看一下？”

兄妹俩吓了一跳，转过身来，不约而同地惊叫：

“谁？谁在说话？”

“请二位低下头，往下看，对——”

艾德蒙和艾丽雅往脚下看时，才看到了刚刚钻出地面的小侏儒。

艾丽雅吓得“妈呀”一声尖叫，连忙跳到了艾德蒙的身后。

小侏儒毕竟不知道自己逃离水榭之事袋鼠卫士是否已经发